



那些被撑大的……

□刘世芬

前不久,我穿着一双新鞋子出差,结果右脚被磨出一个大泡,奇疼难耐。回家后拿到修鞋店,修鞋师傅端详一番,说,没别的办法,只能撑撑。

我疑惑地看着他,真不知还有撑鞋这个行业。只见他进到内间,不一会儿出来了,手中拿着一只木质的鞋子形状的工具,这个工具后面用一根撑木悬空,前方是结实的实木。师傅有点费力地把它塞进我的鞋,然后漫不经心地扔到一边,告诉我:半个月过来拿吧。

半个月后,“撑”后的鞋子果然增大了面积,舒适了许多。这让我浮想联翩:人的心胸,何尝不是这样被一点点“撑”大的?

那些天,我一直在读《雨果传》。之前,我笃定地以为雨果的人生别提多“开挂”,顺风顺水,无所不能,享尽人间的鲜花掌声。然而,读他的传记后,我惊讶得目瞪口呆:他的戏剧《欧那尼》上演前,朋友圣佩韦因嫉妒他的成功,并覬觎雨果妻子阿黛尔的美貌,已经连续一年多给阿黛尔递纸条、抛媚眼,甚至当着雨果的面“进攻”。《欧那尼》排练期间,正是情敌圣佩韦向阿黛尔献殷勤最为频繁的时刻。

那时,雨果的文学事业正处于上升期。他目睹了巴黎文学界的不堪以及某些人为了成名而不择手段的齷齪。面对情敌的进攻,雨果仍一心扑在排练上,他给朋友写信说到重压之下的处境:“我身负重债,劳累过度,被压垮了,喘不过气来。法兰西剧院、《欧那尼》、排演、幕后的竞争、男女演员的钩心斗角、报纸和警察的阴谋诡计,还有我那些总是一团乱麻的私事:我父亲尚未清理的遗产,继母在和我们争夺……因此,在一份巨大财产的残砖碎瓦中,根本没有或者保有很少的东西可以继承,如果不是官司和忧伤的话……瞧,这就是我的生活。”

而在《欧那尼》之前,雨果的另一部剧《阿密·罗布萨尔》一败涂地。他们夫妇吸取教训,竟也“学会了玩弄伎俩”。为了获得《欧那尼》的演出成功,他们充分利用已有的

名声权威,召集了能联系到的社会名流,留了最好的位置;所有亲戚以及年轻的追随者也全部到位,雨果夫妇绞尽脑汁地给他们分配戏票座位,尽一切所能,让“正面”喝彩压倒那些“捣乱”的“倒彩”……朋友们都盛赞雨果“在所有才能中,特别具有化不幸为广告的本事”。

雨果,这位伟大的作家,享受成功的过程中,竟也坎坷不平,充满辛酸齟齬。世人看到的名流人物,永远只是其光鲜的外表。

人间不易。日本作家太宰治有一句对人性反省的名言:“生而为人,我很抱歉。”他在《人间失格》这部自传体小说中,将人性的丑陋自揭伤疤,毫不留情。电影《人间失格》的最后,男主角叶藏抱着他的奶妈一遍遍低呼:“真冷!真冷!”

近读麦家作品《人生海海》。面对记者,麦家心情复杂:他生长的那个小山村两千多人,终于出了一个耀眼的人物,村民但凡芝麻绿豆大的事儿,都要到杭州去找他托关系,比如超生罚款(彼时二胎未放开),比如轻微车祸——不管,就是忘恩负义……这让他感到,人类在这个地球上存活了几千年,无论哪里的人生,哪里的人间,无论人种、肤色、热带寒带、白人黑人,都充满了竞争、嫉妒、算计和交易。但他又说,“人生像大海一样变幻不定、起落浮沉,但总还是要好好地活下去。”沉淀八年写出《人生海海》,麦家再深掘一层:“既然每个人都跑不掉逃不开,那不如去爱上生活。”

看似麦家的自我安慰,其实在安慰众生。当宇宙的重组来临之前,人类又不得不蚁行于世,我想起罗曼·罗兰的话:“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就是在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,依然热爱生活。”这与麦家的认识异曲同工。

成年人的心有几个是没有被撞击的?只是那些内心被撑大的人,懂得给内心一个向上的支点,来对抗向下的沉沦;由此,推动着世界向前掘进,哪怕仅仅一微米。

好也枉然”,风化也是对人的作用,就是有利于树立好的社会风气,有利于树立或者推动人民的教化、老百姓的教化,有利于推动社会文明、政治文明、经济、生态方方面面的文明。

中国一直有“文以载道”的传统。当然,我认为文学人、写作人,有些个人的一己的考虑,这也不足为奇。我开始写作的时候,看到富尔曼诺夫写《夏伯阳》的故事,他以日记的形式,说“成名的思想已经让我昏了头了,我现在激动地感到写出来以后非成名不可,我简直受不了了”,这样的个人化的想法也无可厚非。你有成名的思想,这也算不了什么,但这跟作品对社会的作用、对道德的启示、对风化的启示,与作家真正的内心世界,是没办法比的。

这是一种作家人格,所谓责任心,是对中国文化的责任,对有利于社会、有利于风化、有利于发展的责任。

每年,我从摩拳擦掌到挽起袖子准备啃肉骨头(奶奶说粘在骨头上的肉最香),再到耷拉下脑袋继续傻等。浓浓的倦意袭来,我忍不住打起呵欠,就是等不到肉熟。俩哥哥都回他们的房间睡了,我依然硬撑着陪肉熬夜,直到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后来我问母亲:那时候的肉咋那样难煮,一夜都煮不熟?她笑了,说:一出锅,不得被你们吃完了,咋招待客人?

年年除夕,吃不到肉,啃不到骨头,可并不影响我热切地等肉熟。因为我知道呀,我家煮了那么多的肉,迟早会装进碗碟,迟早我能吃上。不过,我一直没有问过俩哥哥,是不是在他们眼里,父亲的龙门阵比肉香得多?不然,他们为什么那么专心地听父亲讲故事,还不时地提问——却从没问过“肉熟了没”。

中国的文化传统有这么一个思路:期待圣贤。

圣人是什么意思呢?首推孔子,他能够给人民教化,叫做“天不生仲尼,万古如长夜”,让大家知道人应该怎样、不应该怎样,这样才能安居乐业。

孔子是最重视文化的,重视文学艺术,尤其是重视诗。他是《诗经》的责任编辑,而且他认为要从《诗经》看出世道人心,要培养人的精神上的格局。加上《孟子》,总体来说就是“怨而不怒、哀而不伤、乐而不淫”,或者是“思无邪”。

诗的作用一个是“不读诗,无以言”,另一种是要通过读诗“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”,他们把文学的责任讲得很清楚。历史文学也是他编辑,包括孔子删改编辑《春秋》,其实那个时候文学和历史是不分的。您看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可以算历史记忆,但非常文

文史杂谈

文以载道

□王蒙

学,很多篇章都充满小说性,《鸿门宴》《霸王别姬》是写得多好的小说。而且这种文化追求、文学追求,正是权力的依据,我们所称颂的是“内圣外王”,对于个人的修养来说,他是一个圣人,“外王”就是他对社会所做的事情,取得了起码是带动、影响、发展的作用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喜欢讲人格,“格”和“境界”,不管是诗词也好,文章也好,戏曲也好。中国还有一个说法,叫“不关风化体,纵

那些年那些事儿

儿时过年,铁锅里正煮着的大肉,对幼小的我而言,是无法抵抗的诱惑。

那是除夕夜,在父母住的那间大房子里,连炕的泥炉子上放一口铁锅。大半锅水,二三斤肉,肉在锅里煮着。已经忙完了所有活的母亲,盘腿坐在热炕上,又开始手不闲地做起零碎活——任何时候,她总能找到活干。喜欢说古道今的父亲给俩哥哥摆起龙门阵。他能从秦始皇时的焚书坑儒说到乾隆年间的文字狱,从项羽乌江自刎说到岳飞风波亭遇害,从花木兰说到梁红玉……父亲说得兴致盎然,俩哥哥听得很专注,还不时地发问。我呢,就趴在炕沿儿上,死死地盯着铁锅,眼巴巴地盯着,压根儿就没听进父亲讲的故事。

热蒸汽出来了,不久,响起“咕咚,咕咚”的声音,肉在锅里翻头呢。那声音,比任何

肉熟了没

□张亚凌

语言都有魅力,比任何歌都好听!我就盯着那锅,似乎一刻没盯住就会有人端走。肉香味儿跟着飘出来了,已经往鼻子里钻了,我还是贪婪地皱起鼻子使劲吸。想想吧,美美地吸一大口,而后张开嘴巴,很陶醉地“啊——”,反反复复,宛如大口大口吃肉。

好像煮了老半天了,明明已经熟了,绝对已经很熟很熟了,但母亲就是不揭锅盖儿。隔一阵子,我就问母亲“肉熟了没”,得到的回答总是一成不变的:快了快了。问得紧了,母亲就说肉烂自香,得慢慢煮。肉香味儿越来越浓,我感觉到浓得快要爆炸了。以至于有一次我喊出了自己的担心:肉香得要炸了。母亲拖长声音说:炸不了,放一百个心。就是炸成肉花花,也能吃。

肉啊,离我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。



大家V 微语

小的

□孙香我

●这回逛陶瓷展,我淘了不少的小花瓶回来,各色各样,很是好玩。说是小花瓶,是真的小,都是二二三寸高的,可以托于掌上欣赏把玩的。我颇喜欢各种小玩意儿,小石头、小木头、小葫芦,都喜欢淘回来玩。

●有一本书很著名,叫《小的是美好的》,是外国人写的一部经济学著作,我没看过,也看不懂,但这一个书名,就足以让我喜欢。

●各种玩意儿,小的也总要比大的更好玩。比如瓷器,大的既占地方,又只能摆在那里远远地看看,小的则既可置于案头架上欣赏,一时高兴也可拿在手上玩玩,人与玩意儿之间就更有亲切感了。我家里的的小石头小木头小葫芦,我都是时常会拿起来把玩抚弄一番的,像每天看电视的时候,两只手闲着也是闲着,弄个小玩意儿在手上玩玩,既觉愉悦,又能活动手指,不玩白不玩。